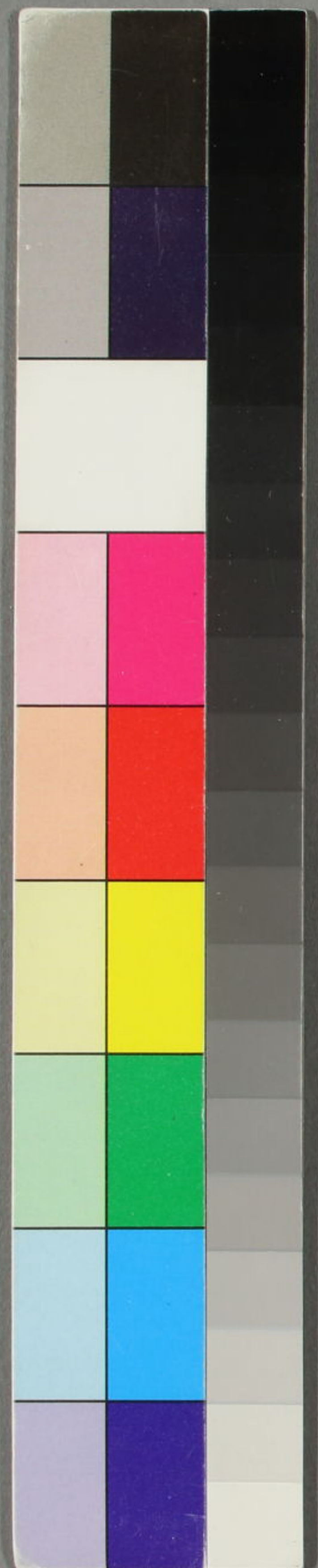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五四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四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送鄭尚書序 名權字復常

通篇以叙事為議
論樸雅濃厚其氣
味色態並逼西漢
歐蘇曾王夢想所
不見也

昌黎是等處當時
所觀而叙之以儀
禮句法高於太史

嶺^提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
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
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
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
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

公一等矣

雖學西京畢竟是
這老本色非如明
人句句摹擬也

鄭權當以此文當
座右箴有用之文
不可以文章家言

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虞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塘呼號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知也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

視之

始諷其不可失体面
次諷其不可苛細
終諷其勿敗於貨
盖皆鄭項門一鐵

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括山海經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起下鄭公故選帥常重收卷上無數文字恰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虛句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稱其廉可謂貴

到底不着一句議
論而大議論在其
中宋人所不能辨

沈評未允當曰古
樸藻雅味厚色濃

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蔡聞之云。首叙其權之大。足以有為。次叙關係之
重。勉以處置之宜。在言外。末規其廉。祝其成政。而
來筆極雅。

古奧錯綜。法度亦極嚴整。○鄭權因鄭注通王守
澄以得節鎮。非清節者。文中以廉風之稱其仁。而
不富。即岑參送入南海作尉。謂此鄉多寶玉。慎勿

厭清貧也。立言之妙如此。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侍御也名益時為幽州節度使劉濟從事歸壽其親

公作序送之

自左氏公孫揮與禘寵晨過伯有門一段得來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
握。刀。左。右。雜。佩。弓。鞬。服。天。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
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夫。十。日。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

○山○亂○始○此○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
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
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始。合。矣。端。
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
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
言。為。使。歸。之。獻。
憲。宗。五。年。劉。濟。自。將。以。擊。王。承。宗。其。無。背。朝。廷。可。
知。也。濟。果。能。率。先。奉。職。是。濟。之。忠。端。公。能。佐。之。是。
端。公。之。忠。說。到。亂。極。當。治。之。時。見。機。會。尤。不。可。知。
此。文。章。立。意。最。高。處。

如讀趙充國奏議
明人學之者多矣
皆失之冗長讀之
未竟半篇已覺倦
厭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
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
名約與甘露之變適當其任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
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
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耕種齒平人有以
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
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
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
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

沈曰五城一長城
二蘇武城三受降
城四雲中城五白
羊城

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
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
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
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
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
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
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入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
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
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兵皆不
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餽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

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開營田之法。而行之。前此已有成效。則八年冬入

朝所奏。不過推此而廣之。可以卜其兵農兼得者也。乃大臣持議不下。深為可惜。公於篇末歸美天子。又引中臺士大夫公論。致不能盡用之意。有君無臣。隱然言外矣。文筆朴老。猶近西京。

全篇極力莊重中間寫世人醜態極醜襲是反映法也唐受天命起法亞淮西碑南海磨碑

莊重文字中忽出醜襲不可耐之事

送殷員外序

殷有陳州人素通經術元和八年使回鶻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

以襯出知輕重大

丈夫妙

沈曰三省中書令

尚書令侍中之政

事堂也當宿曰入

直

此篇熟讀覺通篇

閑言語極多韓愈

曰云云百餘字是

送殷序正文而已

然讀之不覺何哉

此正文中寫時人

極其醜稱殷極其

嚴毅數句而有千百

言之氣故足以承

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

果不足用於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通知時事自然知輕重而總由於學有經術立言

有體○正使為宗正少卿李孝誠殷侑其副也是

役侑以言折可汗無禮虜憚其言可謂不辱君命

起前面許大幾行

送區冊序 音歐

筆有畫意是昌黎獨造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

似班史雋不疑見暴勝一段

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處極窮之境，而能不顧險阻，以後輩禮定交。世外真能遺外勢利，求得於詩書仁義之說者也。前鋪叙窮境，鑄鑿造化，筆筆有神。

送石處士序 名洪字濟川

此篇亦以叙事為議論與鄭尚書同一機軸而彼篇渾淪此則破碎耳

通篇借人口叙出

王元美喜摹擬此段終不能及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重胤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溼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寫生色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入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三句一併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

是亦自儀禮得來昔人唯謂學左氏非也

沈曰與勸之仕不應相反非前後不相照管也韓公寄盧全詩原不滿於石溫二處上然溫處士立朝頗見風采又不得一例待之

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謨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久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

韓公本意在末二
段故結語云相與
有成意不在結語
也
沈曰前一段祝後
二段規以一語收
之非此便無力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
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
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
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
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或叙事或議論一路虛景而總結以相與有成所
謂不以頌而以規

多字下脫於字

送石處士序既盡
言如此至送温處
士無復可言乃駕
空取一喻翻弄成
文學者熟此訣無
不可言之題也

為羅有馬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名造字商輿
大雅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
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
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
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
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
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
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

沈曰一段暢發空
羣意正喻關照

一喻之意至此結
了此下自盡取處
起意牽連到底却
自不脫前意妙

人焉拔其尤儲云四層寫空字錯綜變化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
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
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
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
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
處士之廬無入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
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入於朝廷
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
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

應。未。內。外。無。治。二。語。
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
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
意而序之

是篇為正喻夾寫之祖蘇氏行文每從此出○造
効大金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
元濟未嘗心動今膽落於温御史矣造故矯矯有
風裁者若石處士其後無考未可以同論

正喻夾寫戰國策
為祖雖昌黎不能
盡其妙三蘇亦特
學其縱橫處不學
其譬喻也
士大夫之冀北也
一句全篇過渡處
警策在此

水邊楊柳綠烟絲

一首足見楊人物
温藉去留從容而
昌黎此序蓋稱其
為人

送楊少尹序

楊巨源新舊書無傳
藝文志云字景山

昔借古人作引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
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嘆息泣下
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
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
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

遇病不能出五字
一篇好文章實自
此生來

不落莫否畫與不
畫固不論也如水
風相遇成淪成漪
何等姿致

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
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
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
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
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此。正。發。明。楊。侯。賢。處。莫。作。餘。波。看。
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
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
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是在昌黎蓋不經
意而成者終獨步
古今任千百年来
文士歌艷摹倣而
總不能彷彿

是非翻空乃着實也如特翻空有何可動人處凡詩文皆自實處起意則不患不痛快奇妙故意翻空却成贅蠟耳

儲同人云只楊與二疏不異一句便了憑空換出不知楊侯去時一段又轉出不知二疏云云奇幻極矣要寫楊與二疏之同反從未知其同不同以極寫其同此種文心最有補於後學前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疏所無婉轉迴環無中生有○看破韓文勝人處只是翻空若沾沾粘滯實說乃後人應酬文字而近代以此為得體可怪也

起手古雅似山海經

舉兩說為波瀾柳子厚游記每每亦為之

看他句法奇零處

沈曰文吐詞帶六朝氣習非公疎宕本色深於文者辨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大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旄旗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眷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

此文有六代風習雖不深於文者亦知之唯其造語依然昌黎本色試把六代文字來比較之何人手筆得彷彿於此是非深於文者不知也

後二段語法却是漢秦不如前一段靡麗近似江左然故故意參差其句法嫌其似也

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嚙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浴。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不下斷語。間間成文。又是一格。○西平之子李愬之兄亦名愿。史言其以荒侈敗。結納權近。與篇中所述正復相反。明非一人矣。應必當時適同姓名。

不斷而斷何不下斷語之有苟下斷語乃平庸文字耳

而樂於高隱者。公又有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序。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方官朝列詩和於元和七年。西平子正擁節旄。更非棄官高蹈者。可知蔡尚書聞之之言云然。附錄於此。

送王墳序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填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治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李厚菴云此韓子之文醇乎醇者也前無所承而斷置分明如此亦頗采揚雄之意然揚不能如此條暢故原道譏雄語焉不詳洵然

余常謂漢以來紛紛庸儒塗服於注疏不能出別見見道要及昌黎先生出如披雲霧觀青天後來宋儒皆賴以得究極精微而終不出其範圍乃時罵昌黎為相籠何哉

學以孟子為歸而孟子得統於孔子曾思孟正傳歷歷指出此昌黎見道親切處公以前無持此論者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耶記係王績無功所作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無得於聖人之道則心未免不平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
 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之後世姓名不傳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
 酒

借醉鄉點染中將阮陶顏曾校量一番見得聖人
 為師其心自平必不以不遇為悲也此行文最占
 地步處離迷變滅一片雲煙

送許郢州序

郢州今安陸府許名志雍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歛民方急韓公於

送志雍時序以規之

送許序前面布置極其舒緩相波壞娜送崔序則單刀直入可悟文法變化之訣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入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入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時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

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

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郢州則郢州是主，于公是賓。然借郢州以規于公，重歛。又于公是主，郢州是賓矣。末段仍規郢州，却隱然帶着于公作法之妙，不可思議。

贈崔復州序

復州今湖北之沔陽州

如驟雨疾風人無暇避以丈夫一句收殺

雖然二字轉下絕妙匪夷所思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閭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

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明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言極言民窮歛急見刺史之難為後轉到崔君之仁又遇于公之賢則難者不難而復人可蒙其休澤矣篇中有頌無規而規即寓頌中與送許郢州作意同而作法又別

此篇贈友人口萬

吻熟誦而至其主意或未規定余謂韓公本旨在結慶命於天一句故起手開闢叙起以為物有不平必鳴雖樂亦起於中辭乃擇物之善鳴者而假之鳴至於天亦然天有不平則擇善鳴者假之鳴於鳥雷虫風皆然而其於人也亦然此句一篇眼目人或

送孟東野序

時郊為江南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效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不深加意是以本
意所在終隔靴搔
痒矣此句其字是
指天亦字對鳥雷
虫風說下面尤擇
其善鳴者而假之
鳴是淑上生下筋
節處可見古今來
文人皆為天所假
而鳴者也夔又自
假於韶與下文思
愁心腸自鳴其不
幸之自字一般字
法蓋命於天而鳴
非自鳴也故於其

其於久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前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
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
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
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

自鳴處鄭重下此
自字為爾天醜其
德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皆其鍼線處
直到天將和其聲
懸乎天命於天然
後露出正意通篇
作如是觀乃渙然
冰釋矣
楚大國也之上脫
於楚二字
起處不平云云是
虛引讀者誤認此
語為一篇主意故
生雲霧韓公本意

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
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
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
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
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
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
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
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
抑將窮誠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

不在於此故結處不復拈出不平二字此不幸云云與不平自別矣竹山先輩論此文為龍頭蛇尾東野承不起當改題曰送韓退之序因以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曰韓愈遠之始以其文鳴剪進學解中數句補填之亦一善詐也然三子者云云其中隱然有一昌黎翁

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從物聲說到入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上古之文辭歷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而出以離奇恂恂使讀者河漢其言其實法律謹嚴無踰此文也通篇表其文辭末以所性分定解其中懷抑鬱此竿頭更進非餘波游衍可比外間但賞其連用四十鳴字猶皮相也

在本非為東野作也讀者當於言外得之

送董邵南序

壽州安豐人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土可以出而仕矣

儲同人云河北自安史以後習於僭亂公送董邵

南。因稱古燕趙之士之美。而今恐不同。風俗與化移易。所以譏切其不臣。末復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古今二字是關鍵。吾知吾惡。知是俯仰呼應處。

嗚咽馳驟。既愛才亦憂國。○韓公又有嗟哉董生。行極言其孝行。其人應不苟就者。故作送行序以風之。

韓公忠義慷慨故其發於辭者自然動人信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是柳子厚所以不及公

與原毀同一俗調

送齊皞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_中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譬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

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久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

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齊生下第。故力言避嫌之私。其實唐代取人不

盡然也。文之輕快流美。最利舉業。而於韓文中為平調。

結構偉麗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按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按其
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
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
復無意義。下句以字下當有不字。

致多如是耶。結叙
事起議論
夫文暢浮屠一句
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
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
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
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

擲地金聲聖道浮屠一順一逆頂鍼迴環直至今浮屠孰傳句

數個所以字包含許大道理在中誰謂韓公學膚淺也日月星辰句亦當有所以字

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
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
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
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
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
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
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
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
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今浮屠者如高峯

墜石好頸挫

一篇流暢此處烹

字鍊句

吾與文暢句妙見得無儒無浮屠一

是人耳絕在聖人

教化中而不自知

就不知二字趨勢

一處如風約江波

奇快極矣

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
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兔而
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
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
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
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
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
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
乎言
將衆人投贈之文撇開引入聖人之道以下約原

道之旨成文。而語更道鍊。如原道篇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云云。此約以弱之肉強之食六字。尤使人驚心動目也。未收束前文一絲不遺。

此篇難讀起句管

到有旭之心哉為
旭有道以下自是
一意就有動於心
必於草書發之意
別抽出一意必欲
以冒頭貫終篇意
則矛盾矣
莊子外篇往往有
此樣起法
氣感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皆宜
宜於此等文見之
於草書焉發之一
寓於書語意一順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
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往。時。張。旭。善。草
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

一倒故可誦

句法古雅

有旭之心哉一句

收拾前面意思為

旭有道句起下半

篇

沈曰為浮屠氏說

法故言及此若為

儒者言又須去其

利欲得喪乃可入

道

象像也猶曰得無

似之乎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
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
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
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
與淡相遭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
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汪洋恣肆善學莊子之文亦可謂文中之顛矣

突然而來儵然而

止韓文之高深不

可及觀此等文可

知已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
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嶺柳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
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蜿壇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柳之為州
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先秦文字皆似重
複取姿昌黎窺之
也後來明人傲聲
乃覺其醜

沈曰後果有濂溪
周子生於其地
作不了語作結最
高東坡方山子傳
似學此

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
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生邪廖師郴人而學於衡山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來龍過脉結穴去路井井有條而後半出沒變化
使人目眩韓文中絕奇之作

鄆州谿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
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轉心一力以供國家
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
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
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置水恃以無
沈曰王弁殺觀察
使王遂幽州朱克
融因節度使張弘
靖鎮將王廷奏殺

古詩人言不

卷四

節度田弘正魏博

節度田正殺史憲

成自稱留後徐將

王智興逐帥崔羣

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
 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
 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其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
 一以為龍蛇。備心罷精。磨以歲斤。然後致之。難也。乃
 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雖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

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
 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
 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

曾平人

卷四

節根之螟膊而磔
之等句是昌黎精
悍本色如本文則
膚推髓萬目睽睽
亦是

不得分願孰為邦。蠱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
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
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
稽經誦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賞菘有龜有魚
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遺此邦是麻

叙事夾議論字字鏤心雕肝而出詩亦古峭不受
李杜束縛宜皇甫持正豎降旗歎為無人能及也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而卒業因仰
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頂和懽愉之
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
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
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荆州觀察使統郡惟九常侍
揚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勸爵祿之
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
倡斯和搜奇扶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壹
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神信所

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荆潭倡和詩序。作詩非較量毫釐分寸必不能工。燕許故是大家。然比杜陵之新詩改罷自長吟。晚歲漸於詩律細。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終有別也。以此美裴楊二公。見性能好之。合燕許杜陵為一手矣。時昌黎為江陵府法曹參軍。序長官詩如此立論。乃為得體。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五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河南府同官記

順宗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

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
賓客榮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
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吳郡顧公。於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
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
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
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
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
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
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

沈曰若無此空際
數語恐近於板此
工於布置者

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
亮而卓偉。行茂於家。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
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
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
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
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
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
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
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
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

後段叙其兵戎之
盛無緊無要却有

生色

北言夕家文詞本

卷五

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四番叙述而不見其冗。轉見其勁。是大手筆。○五人錯綜叙次。而主意全在河東公。却又不顯露痕迹。故妙。

新修滕王閣記

未造觀而為之記。愈少時。則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自是難措手。乃曰。未造觀處。生景情。結處亦因此恣然。不盡文情。章致使人一讀十起。後人皆借此殘香。賸韻如東坡遠景。樓記學之而不至者。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五

三

沈曰古人文何嘗廢稱頌應酬但使人不覺耳若平實敘去便成俗筆

是兩扇合拍法又是兩層脚接法妙

前面是實故兩點出滕王閣字後段是主故不復點出

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表。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
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
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
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
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
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
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
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

閣名

終不脫記文正體通篇無一閑語又無一句議論習氣亦不能到此地位

閣上所眺不可不記然不獲造觀故通篇以此命意至末段云云是自主意非餘波也

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椽板楹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

總以未得造觀。生情作態。此記體中別行一路法也。末段意言俱不盡。讀者徘徊賞之。

燕喜亭記

王弘中名仲舒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荒邱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鬻。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邱曰竢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爾雅體。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蔣本以頌字為衍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

似太史公河渠書贊

此評大得肯綮

水。既。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以。途。中。所。經。山。水。拉。雜。成。文。正。借。以。形。仁。知。之。德。也。文。章。平。中。求。奇。每。在。此。處。得。此。一。段。通。體。俱。添。精。采。

主簿尉云云是却似太史公口吻

叙事是昌黎獨擅慶史漢亦無此也

此文在記文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如是何以為昌黎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二。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書前任人名氏大是有情

寫出絕闊絕不平之意耳

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責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泂泂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即以此無事為公事語妙余方有公事子姑去末寫出從容無悶意最占身分○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科未嘗屈也屈字疑出字之誤

畫記

此文是學顧命文
體人徒知中間連
下者字慶學莊
子未知此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

叙其所由獲然後及其所由失大是有情有景勿為開筆讀過無此一段此文亦帳薄耳

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

世言少不家又言本

雲烟過眼在公何
憾使不遇趙則後
世何由得觀此一
篇好文章哉

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入事而模得之遊閩中
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矣且命工人存其
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
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叙次錯綜後因趙侍御之戚然有感卷而歸之尤
見曠懷高識不同尋常處

何蕃王承福二傳
非公文之至者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
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
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
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
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
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
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
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

曾平入大家文讀本

卷五

九

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
 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
 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聽其
 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
 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
 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
 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
 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
 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
 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

沈曰：言積誠動物，雖無位者亦有利。澤及人，然終不如登高而呼者之易也。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
 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
 澗，裕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
 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
 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見士必取科名，然後能有所施設，以傳於世。否則
 純孝仁勇如蕃，不如斗筭之夫。徒工對偶聲律者，
 為有用也。末以川澤為喻，謂士必待時而所施及
 遠，惜之者深，悲之者至矣。

巧者王承福傳

通篇唯叙其言語
故起手如此此學
文者之所當知耳

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
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
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
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
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吾所

沈曰予於朱門見
亦屢矣大約旁觀
者每逆料之而享
逸樂者全不知也

一篇生色在此

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
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
一日舍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
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於人亦其宜也吾特
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統操鋤以入發出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先已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

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
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
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
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
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
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
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
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
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

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中間說得凜凜可畏。享貴富而無功者。宜奉以為箴銘。○此史家記言體也。

公平生未嘗摸擬
古文獨此極力摸
太史公以其係賦
文也明人雖高文
典冊亦公然摸古
可謂沒分曉鈍漢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見禮記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
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
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見本草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
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鏡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
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
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終是這翁本色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
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
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
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此數句是描寫著力處史傳不可無之

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名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

何其酷肖也使公用力模擬六經百家總無一種不逼真也而不屑為之所以為公

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聘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酌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東坡羅文傳猶覺懸隔千仞何況他人

游戲文字章法謹嚴後人擬作不直一笑矣○柳州云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

暇引重者至也。

昌黎畢生大手筆

事實為此篇試想

其受詔運思先下

一筆如何著語看

他開口唱起一天

字次以一唐字趁

勢叙出何等眼孔

何等手腕

沈曰起大手筆必

如此纔領得一篇

文字起視張說作

宋廣平碑猶几語

矣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固。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
唐室之亂自玄宗始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隱。適。去。根。莠。不。孳。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楊惠琳
劉闢
李錡

曾平八大家讀本

卷之五

世

沈曰李忠臣陳奇
吳少誠為三姓李
忠臣吳少誠李希
烈吳少陽為四將
作碑文不可不叙
當時諸將姓名部
署兵數今乃借憲
宗口中呼出歷歷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於朝裴度李吉甫武元衡皆主討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
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郟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一個不漏故不見
探疊碎瑣之病而
愈繁愈推又描寫
憲宗英風鬚眉畢
動非必擬虞書命
官也
數次呼度非是歸
重晉公以此錯綜
作波瀾文勢乃不
板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愬專戰功晉公袖
手享之慶見之叙
事中明白如此當
時何曰憤懣

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亂。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中。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亂。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呈。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通篇歸功於皇帝
真得休得實也

文先呼天次呼唐
而詩先呼唐次呼
天錯綜得妙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五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亂。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肅代德順

子家與文中子有
家皆唐字針線

天誅終天字線索
而篇未曰天子天
子是合縫天唐兩
項為一也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
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
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
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芥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連呼天子至末點
出明斷韓公本意
如揭不独臣子之
言當然其實如此
非諛也

沈曰彼亦奉詔而
作不必以此責之
惟體格既卑叙李

儲同人云。序如書。文如詩。李斯勒石。變詩書為碑文者也。韓公此篇。復碑文為詩書者也。○李義山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嗚呼盡之矣。段文昌以駢四儷六。蛙鳴蟬噪之音。易鈞天

翹功轉不明快為
悶悶耳

之奏。直不知人間有羞耻事。

記畔亂。記廷議。記命將。記戰功。記赦宥。記論功。而總歸於天子之明。且斷井井整整。肅肅穆穆。如讀江漢常武之詩。西京後第一。大文字。○東坡臨江驛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文昌奉詔作。載唐文粹中。○舊史云。李愬不平。歸功裴度。愬妻唐安公主。出入禁中。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去原文。命段文昌改作。又羅隱紀石烈士事。云部將石姓不平。仆其碑時。廟堂無主。不罪仆碑之人。因命段文

昌改作。今觀碑文中。愬部將姓名。如史旻仇良輔。李祐李誠義田進誠之類。一一臚列。理或然也。不然。愬入蔡時。具縶韃迎晉公。以明上下之分。而此必欲爭功於文字間耶。羅紀似可從。○宋代汝寧守陳珣命工磨去改作。重刻原文。真為千古快事。

南海神廟碑

平准西碑劈頭下
天字南海碑劈頭
下海字可想見這
翁胸字天空海豁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當節度五

昌黎是方正忠義
人故叙君臣之際
莊重嚴整凜然有
生色讀者當不草
草讀過也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闊怪奇俱從此出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
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
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
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

讀此文者特知賞
其采色濃處不知
淡處有精神非昌
黎忠臣也

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
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
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
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
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
以下語語反對前文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伏波不興省牲之夕
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
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
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
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食

公他文用字往往
劉刻精悍獨此篇
奇而不險色味音
香皆濃厚溫潤擢
司馬長卿之髓而
以已之精液和成
之也

闔廟旋臚祥飈送。旗纛麾飛揚。掩藹鏡鼓朝轟。
高。管。噉。謀。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
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
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度。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
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
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
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
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
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
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
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
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
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
擇。處。所。事。神。治。久。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
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
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
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
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
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佳評佳評

平淮西碑似書似詩。此篇似漢賦。通體文瀾俱從。祀時海常多大風。一語生出奇光異采。令人心目俱眩。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

沈曰不及唐文粹作不反

沈曰此一段以湘君湘夫人分屬娥皇女英正郭璞之誤

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疑案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

沈曰此一段言二妃無從舜道死沅湘之事正王逸之失

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日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桶腐瓦於刺史王湛長慶元年刺史長愉自京師往與予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

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
遂篆其事俾刻之

純用訓詁體朴老簡古掃去郭璞王逸之說真乃
讀書得間○孟子云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西
北屬平陽則舜之死於蒼梧見史記正義者恐亦
後世傳聞之譌也舜未死於蒼梧二妃安得有從
死沅湘之事乎篇中辨明快甚

其事近於不經故
借民言述之乃不

失休猪牛鴨雞等
語質朴不飾真夷
民口角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
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
天氓矜奮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久於是老少
相教語莫違候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
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
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
新船池園潔修猪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

沈曰未死知死已死見形受侮行罰非儒者立言體也 不必曲為之說

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祝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

句句擢湘纍之髓這老真無所不能也宜乎東坡愛而書之

之以食其上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焦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闕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後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航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於。世。世。

以死勤民。宜列祀典中。吾將死。死而為神。三段似非儒者之言。劉胸貶為紕繆者此也。迎送神詞。宛然九歌。宜朱子采附楚辭之後。

曹成王碑

韓文有鑿刺太過者如此篇是也。画法有師學捨短之語。學韓者宜捨此等也。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巢刺王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悲哀。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帛王及
擊鎖鑰開城門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表晁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表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所曰部實授其職曰遷真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
而自治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伸也誣也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
掩薄對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
掩降謫之迹已上詳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至是然後跪
言其孝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
言其孝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至

沈曰此段虛言其
 方略

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不可告人之私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言欲降不降之意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
言用女之善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言用女之善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言用女之善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言用女之善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言用女之善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
言用女之善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洲羣能著職王親
言用女之善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
言用女之善與賊選最鋒蔡山踞之剗斬之黃梅大縣長平鑿廣

字字生割不善學
 者以為奇特慕倣
 不置

沈曰此段實叙戰功

濟取也。撤引也。斬拾也。水夾。黃岡漢陽行。趾音采。漢川音。還大膊

斬水界中披安山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

踏音香。隨音大。光化音。桔音。其州音。十抽音。一推音。救兵州音。東北音。屬鄉音。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

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咋音。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

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沈曰此總括其始終治行

民使令家聽戶視奸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掌幕府。將慎。將鏐。將

潛借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

實取沔斬安黃寄恩澤。惠於四州。未忘今予亦受命有事於蔡而

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

而詩之辭曰

余常疑此文為皇甫持正代作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太宗十。三子。長子俊嗣。王零陵。次子傑封黎國公。名。
 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
 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齟其奸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朱子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
 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所用。剡縣。
 鏃。掀。撇。掇。筴。跣。等字。是也。
 忠君孝親。治民用兵。為篇中眼目。而遣詞鍊字。割

削生新。令入口吻俱棘。然尋其脈絡。繹其辭義。即
 韓子所謂文從字順者也。若有可以汰損增加。便
 非高文。

因烏重胤之功贈封其父祖乃有此廟故自重胤叙起而先叙其功之尤大者此文體也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瓘突承瓘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

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以上敘主於第乙廟享之由已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昔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烏桓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玘字德潤自莒齊秦大夫東筆可挽千鈞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山契丹將渤

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
塞其道漸原累石縣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
 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
號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
 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
尚書功伐忠義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
 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左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
 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
 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
 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
 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
 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
 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言對越在天纔算有
子孫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怠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高文典冊老幹無枝入手寫重脣義勇毛髮欲動

北齊書卷之八

莊重得體歐公做此作王文正晏元獻兩碑而不及此嚴重簡老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

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

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嗣事朝

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父田延玠因田悅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維時臣愈承命悸恐

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體雅頌之遺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

駟駟泮閼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

侯服交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

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

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

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承嗣子緒緒子幼

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

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

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

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

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

銘為主故文簡略如此不如此不得體

辭峭刺而奇麗饒有生色是歐公所不能夢見

刺史府君祭二室名廷珩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
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
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叶平人曰田侯
其德可倚叫譟奔趨棗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
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
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
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曉戟轟以長魏師田侯稽首
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
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

相方視見於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梁。毅也。兩有文武
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以念先觀饗式時
爾祖爾思德。作。結。

奉敕撰文自應典重肅穆入手一段公故以吉甫
史克自任也敘事簡貴銘亦入雅○古人敘事舉
其重且大者帥河南北六州歸命此忠孝之大餘
俱可刪棄也作古文者宜知棄取之法

唐故相權公墓碑

先提出今上年辨
次點德輿然後及
先世筆力不測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

入德輿正傳處使
讀者不覺敏甚

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

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

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

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

譏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

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

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

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

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得

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
與主
 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
絳李吉甫同相
 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
扶民風
 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
不立名
 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郡東方諸
 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
 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
得人助理
 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
 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

子痾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
 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
 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
 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久失位自囚親
 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
 言曰頓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
未結案
 行諭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
 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
 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

於文辭不暇及治家也
 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
 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
 史璩累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
 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
 爵位豈多半塗息也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
 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孝敬祥順行世祖之好學文世師之
 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雙舉世莫疵人所憚為
 公勇為之人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
 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不立異不傾軋累遷至相位而人無忌嫉由好學
 善文而行之以孝敬祥順也然恐近於摸稜故提
 出助陽城救于頔二事以表之敘次一生不嫌平
 直韓文之和易中正者

世言大家文讀本

卷五

三

